

论《三国演义》与关帝信仰的形成

李祖基

摘 要 关帝信仰的形成及传播和《三国演义》有很大的关系。主要体现在:1. 关帝集忠勇孝悌、仁义礼智廉耻信等传统美德于一身的神格品德,不仅源于历史上真实的关羽,而且更多的是源于罗贯中按照儒家传统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以及独特的文学审美观而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2. 关帝卧蚕眉、丹凤眼、赤面长须、手提青龙刀、坐骑赤兔马、左关平、右周仓的神明形象也与历史上的关羽不一致,而是来源于《三国演义》塑造的关羽形象;3. 随着《三国演义》的刊行和传播,关帝信仰也逐渐从中原传播到汉族以外的蒙、满、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并且越过国界在朝鲜、日本、越南、缅甸等周边国家,以及太平洋彼岸的美洲和大洋洲,均有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 《三国演义》 关帝信仰

关帝,姓关名羽字云长,河东解州,即今山西省运城县解州镇人。原为三国时蜀国大将,与张飞一道辅佐刘备,匡扶汉室。刘备与二人“寝则同寐,恩若兄弟”^①。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②,这是关羽生前最高的军衔。后荆州为吴将吕蒙袭破,羽及子平为孙权所获,被斩于临沮。^③

关羽死后,在三国两晋六朝以迄隋唐这漫长的几百年中,灵异无多,除了在荆州等个别地区之外,民间的影响不大。唐时或有记载,称为关三郎,尚属人鬼之流,但在明清的民间信仰中,关帝竟成为一等大神,地位崇高,灵异昭著。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三十五中云:“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寒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何其寂寞于前,而显烁于后,岂鬼神之衰旺亦有数耶?”大凡人死后被奉为神灵的,在若干长时期内,“灵异”较著,人们虔诚地信仰、奉事之,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就不再那么“灵异”,也就渐渐被人们冷落、淡忘。然而,关羽被奉为神灵,其遭遇则与这种情况恰恰相反,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这当与《三国演义》有极大的关系。本文试从《三国演义》与关帝的神格特征、《三国演义》与关帝的造型及《三国演义》与关帝信仰的形成和传播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三国演义》与关帝的神格特征

据《三国志》等史书记载,历史上的关羽与张飞、马超、黄忠及赵云等人相比并无明显的突出之处。而《蜀记》及《魏氏春秋》在述及曹操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之际,均记载关羽曾屡向曹操提出求娶吕布部下秦宜禄前妻杜氏为妻的事情。^④关羽死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以一种状甚可畏的凶神形象流传于民间的。唐末范摅《云溪友议》载:(荆州玉泉)“祠曰三郎神,三郎即

关三郎也。允敬者则仿佛似目睹之，缁侣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倾刻大掌痕其面，历旬愈明。侮慢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非戒斋持静，莫得居之。”^⑤五代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所记载的关羽也有相似的形象，卷十一云：“唐咸通离乱后，坊巷讹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悚。罹其患者，令人寒热战栗，亦无大苦。弘农杨玘挈家自骆谷路入洋源^⑥，行及秦岭，回望京师，乃曰：‘此处应免关三郎相随也。’语未终，一时股票。”有的学者认为唐代民间多将关羽视为与鬼有联系的凶神，当与历史上关羽勇武的形象及被东吴擒杀的经历有关，^⑦此说不无道理。

在宋元的《说三分》、《三国志平话》及一些与“三国”有关的杂剧中，关羽的形象有所改变，由一个令人敬畏的凶神变成为社会大众广为接受的正面人物，其地位也有所上升。其后，罗贯中又在前人的基础上经过精心的创作写成了千古名著《三国演义》。他在书中通过桃园结义、温酒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等一系列故事将关羽塑造成了一位盖世英雄。他不仅武艺超群，而且还熟读《春秋》，兼通经史，儒雅绝伦，义薄云天。当下邳城失陷，关羽被困土山，进退无路，欲为忠义赴死时，被张辽“三罪”之说所动，立下“三约”，然后下山投降。途中曹操欲乱其君臣之礼，使关羽与二嫂共处一室，他无越轨之举，而是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毫无倦色；美女前来奉侍，关羽使其转侍嫂夫人；曹操累送美女金帛，关羽未曾下拜，而得赠赤兔马，则喜而再拜，得赠锦袍而不脱旧衣等等，皆为念兄长，思旧主之故。曹操新恩虽厚，但桃园旧义难忘。当他得到刘备的消息之后，便挂印封金，强辞曹操，过关斩将遍寻旧主。然而，关羽恩怨分明，信义素著，对于曹操新恩，并非不报。先是斩颜良、诛文丑，替曹操解了白马之围，后又在华容道上义释曹操。关羽生性傲上而不忍下，斗强而不凌弱。与黄忠初战，斗一百余合而不分胜负，再战，使拖刀计，正欲欲去时，却见黄忠马失前蹄，被掀在地上，就刀下留情，要他换马再战；在败走麦城之前，东吴曾派诸葛瑾前来劝降，此时虽已不同于下邳告陷之时，关羽仍正色答道：“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⑧，最终被俘遇害。在罗贯中的笔下，关羽神威凛凛，忠义刚烈，报国报主报恩，财贿不能改其气，爵禄不能移其志，美色不能动其心，死神不能撼其义，成为集忠勇孝悌，仁义礼智廉耻信等传统美德于一身的英雄人物，而为后世奉为神明加以崇拜。关帝那超人的品德性格，虽然有其历史原型的某些成分，但大部分还是来源于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那枝生花妙笔的描绘。换言之，后世所崇奉的关羽已不是原来历史上的关羽，而是罗贯中按照儒家传统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以及独特的文学审美观精心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关羽的神格形象通过《三国演义》广为流传，并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接受。清人曾叹道：“士大夫且据《演义》而为之文，直不知有陈寿者，可胜慨叹！”^⑨即是指此而言。

二、《三国演义》与关帝造型

关帝的造型在中国所有的神明形象中可以说是最独特的，那就是：卧蚕眉，丹凤眼，赤面长须，手提青龙偃月刀，坐跨赤兔马，左有关平，右有周仓，显得神威凛凛，正气勃发。《三国志》载诸葛亮之语：马超虽“兼资文武，雄烈过人，……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⑩罗贯中即以此为据，在《三国演义》中描写曹操以锦作囊，送与关羽护髯，汉献帝亦曾令关羽当殿披佛，过于其腹，故称其为“美髯公”等情节。但除此之外，历史文献并未为关帝的造型提供更多的东西。如

那匹日行千里的赤兔马,据考证,实际上与关羽并没有什么联系。^⑩在《三国志》卷三十六《蜀书·关羽传》中见不到赤兔马的任何蛛丝马迹,而该书卷七《魏书·吕布传》中关于赤兔马的资料则触目皆是。如该传中云:“布有良马曰‘赤兔’。”裴松之注引《曹瞒传》曰:“时人语曰:‘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范晔的《后汉书》对赤兔马的描绘更是精采传神:“布常御良马,号曰赤兔,能驰城飞堦。”赤兔马作为良马的代名词直至唐代仍然脍炙人口,李贺在《李长吉诗歌》里有两处提到赤兔马的,其一为:“赤兔无人用,当须吕布骑”;另一为:“吕将军,骑赤兔,独携大胆出秦门……”上述资料说明自三国以迄晚唐,“赤兔”为吕布所属,这自然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赤兔马与关羽没有什么关系。宋代吴淑的《马赋》也说:“始教则车在马前,任力则人能胜骥,赤兔乃比于吕公,白额爱兴于李氏……”^⑪可见,直到宋代,关羽与赤兔马的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直到《三国演义》中,赤兔马才被罗贯中牵至关羽的胯下。该书第二十五回写吕布被杀后,赤兔马为曹操所得。后操转赠关羽,羽喜而再拜称谢曰:“吾知此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见面矣。”从此赤兔马伴随着关羽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关羽败走麦城被害后,赤兔马为吴将马忠所获,忠献于孙权,权即赠与马忠坐骑,然马数日不食草料而死,甚为灵异。

传说中关羽所使兵器为大刀,许多关庙中例有大刀。此刀形如偃月,刀面有青龙纹,故名“青龙偃月刀”,又称“关刀”。据说,关羽所用的那把长柄大刀至明末仍被保存着。包汝楫《南中纪闻》云:“荆州南十五里,地名掇刀石,有关帝庙一所。帝所用大刀插石窍上,摇之亦动,提之则不能拔,……碑文称帝过襄樊,掇刀于石。后人因山为祠,塑像供奉。”^⑫然而,在《三国志·蜀书·关羽张飞传》中明确记载张飞打仗时用矛,但对关羽所用的兵器则未曾提及。不过该书有关羽于白马坡“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的记载,良即袁绍大将颜良。从这一“刺”字来看,关羽所使的似乎并不是大刀。陶宏景《刀剑录》云,关羽“为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采都山铁为二刀,铭曰万人,及败,投之水中”^⑬。唐人郎士元咏关羽诗中又说:“走马百战场,一剑万人敌”^⑭,关羽临阵所用的似乎是剑。只有《三国演义》中说关羽用的是青龙偃月刀。毫无疑问,后世所传关羽用长柄大刀之说即源于此。至于关帝的完整造型首次出现是在《三国演义》第七十七回,关羽遇害后,“魂不散,荡荡悠悠,来到荆门州当阳县玉泉山。老僧普净在庵中默坐,忽闻空中有人大呼曰:‘还我头来!’普净仰面谛视,‘只见空中一人,骑赤兔马,提青龙刀,左有一白面将军,右有一黑脸虬髯之人相随’”。左边白面将军是关平,右边黑脸虬髯者即是周仓。后来关帝的神像均按《三国演义》中所描述的这一形象来塑造或绘制。

三、《三国演义》与关帝信仰的形成和传播

关帝信仰虽说是起源于唐,但当时尚属人鬼之流,且仅限于荆州等局部地区,影响不大。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关羽虽一度与范蠡、孙膑及廉颇等64位古代名将并列为武成王庙(主祀姜太公)的配享者,但到北宋初年,因“关羽曾为敌国所擒”,又将其撤出武成王庙的陪祀行列。^⑮直到北宋中叶以后,关羽才迈出了由鬼向神转化的第一步。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宣和五年,正月己卯,礼部奏请以侯爵关羽,敕封义勇武安王,并恢复了从祀武成王庙的资格,但其地位甚不稳固。陆游的《入蜀记》记道:“富池昭勇庙,吴大帝时折冲将军甘兴霸也。兴霸尝为西陵太守,故庙食于此。庑下有关云长像。云长不应祀于兴霸之庙。岂各忠所事,神灵共食,可以无愧邪?”^⑯在这里,关羽又成为甘兴霸的配祀。以上资料说明,在宋代关羽虽然已被

封为王,但在官方祀典中的地位无足轻重,与后日的关帝相比,不啻有霄壤之别。

元代张宪有“张侯生冀北,关帝出河东”的诗句。^⑧有人据此认为元代曾封关羽帝号,然而,在古籍中并未能找到关羽在元代被封为帝的记载。实际上,关羽之交隆运,以及关帝信仰的真正形成和广泛传播是在明清时期。此时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已成书刊行,关羽的故事作为《三国演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在民间广泛流传,影响极大。有关关羽的事迹,如桃园结义,温酒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义释曹操,单刀赴会,刮骨疗毒乃至败走麦城等已成为万口传诵、妇孺皆知的典故。清王侃云:“《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令天下莫不知有关忠义者,《演义》之功也。”^⑨随着《三国演义》传播愈益广泛,根据演义改编的戏剧也越来越多,其中讴歌关羽的剧目又占了很大的比重,关羽的形象日渐深入人心。通过《三国演义》的刻画和宣扬,关羽由历史上一员普通的战将变成了忠义盖世、勇猛超人、集仁义礼智信孝悌于一体的封建纲常伦理及社会道德准则的化身。如此一来,关羽就有能力降妖伏魔,护国佑民,就有资格来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与社会秩序,因而也开始为封建统治阶级所看中。明洪武中,朝廷恢复关羽汉寿亭侯原封。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又庙祭于京师。万历十八年(1590年),关羽被正式进爵为帝,四十二年(1614年)又被敕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封夫人为九灵懿德武肃英皇后,子平为竭忠王,兴为显忠王,周仓为威灵惠勇公,并赐左丞相一员,为宋陆秀夫;右丞相一员,为张世杰。清代,朝廷除了沿袭明代岁祭关庙之例外,加封更加频繁。顺治九年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后历朝屡有加封,到光绪时其封号已达26个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关庙也被崇为武庙,与孔庙并祀,关羽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能与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分庭抗礼的神祇。关羽神格最突出的特征是“忠”和“义”。封建统治者看中的主要是关羽的“忠”,他们敕封关羽的目的是为臣民树立忠效王朝的样板,而在神化关羽的同时,实际上也在神化他们自己的统治。所以他们也就不吝惜对关羽进行封敕,关羽因此由王而帝,由帝而大帝,达于至极。就民间社会大众而言,看中的则是关羽的“义”,他们盼望有一个聪明正直威武之神来主持人间与冥界的公道。而关羽的“义”也为社会上三教九流、江湖帮派找到了维系宗派的精神纽带。在朝野交相推崇之下,关帝成了万能之神,除了降妖伏魔、护国佑民、司命禄、佑科举、除强暴、致财宝之外,就连大旱求雨、生病讨方、诉讼公断、驱鬼避邪都可求救于他。佛道两家也争相把关羽拉入自己的教门充当护法神,以壮声势。

在清代,关帝的信仰达到了顶峰。随着《三国演义》的流传,关帝的信仰也传播到了汉族以外的蒙、满、藏等少数民族之中。如蒙古人早在17世纪就认识了关公,到18世纪,关公崇拜在蒙古族中很流行,不少蒙古人写了各种关帝祭典的书。当时东蒙古的hurci(拉胡琴讲唱故事的说书人)讲唱《三国演义》,也讲唱关公的故事。因为蒙古人是骑马的民族,马在他们的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蒙古的说书人特别仔细描述关公的坐骑赤兔马。^⑩满族人也很早读到了《三国演义》的满文译作,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都是通过《三国演义》了解关羽的形象,并且钦佩有加。^⑪18世纪上半叶编写的《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中将关圣帝君与释迦牟尼、观世音等一同祭拜。除了关帝祭典之外,还有取材于《三国演义》用满文编写的歌,其中有满文的《关老爷过五关歌》、《单刀赴会歌》及一些歌颂关公老爷的短歌。这些歌在东北西部以及新疆伊犁地区居住的锡伯族那儿也有流行。^⑫关帝庙也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成为全国寺庙中数量最多的庙宇。以北京为例,当时城内外共有关帝庙200来座,占庙宇总数的十分之一,位居第一。据郭松义先生对山东潍县、直隶通州、河南鹿邑、福建浦城、广东兴宁、浙江兰溪等77

座关帝庙的考证,发现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明清时期创建的,也就是都创建于《三国演义》刊行之后。^④

随着《三国演义》的流传,外国人士对关羽的形象也有了较多的认识,再加上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日渐频繁,关帝的崇拜和信仰也越过国界在朝鲜、日本、越南、缅甸等周边国家传播开来,^⑤甚至远在大洋彼岸的美洲和大洋洲也有不少殿宇宏丽的关帝庙。^⑥时至今日,关帝在民间信仰中仍有着重要的地位。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不论是关帝的神格品德、关帝的造型,还是关帝信仰的形成和传播,都与《三国演义》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三国演义》是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中流传最广的一部,在这部小说中,罗贯中在塑造关羽这一文学典型的同时,也成功地塑造了一位中国的万能之神——关圣帝君。关帝信仰的最终形成和广泛传播,罗贯中及其《三国演义》功不可没。

注:

- ①②③④⑩《关张马黄赵传第六》,《三国志》卷三十六,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39、939、941、941、940页。
- ⑤⑦俞樾:《关三郎》,《茶香室丛钞》卷十五,笔记小说大观,第4页,上下。
- ⑥孙光宪:《关三郎入关》,《北梦琐言》卷十一,丛书集成初编本,第96页。
- ⑦刘永华:《关羽崇拜的塑成与民间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 ⑧《三国演义》第76回,同心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7页;并参见秦弓:《关云长为何气运恒长》,《光明日报》1997年2月8日。
- ⑨⑩王侃:《江州笔谈》卷下,转引自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上册,齐鲁出版社1989年版,第99页。
- ⑪参见黄典权:《关公赤兔马与台南祭典》,《台湾风物》第18卷第2期。
- ⑫宋吴淑:《马赋》,《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第94卷《马部艺文三》,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本第五二二册之五〇页下。
- ⑬⑭转引自赵杏根:《中国百神全书》,南海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287、286页。
- ⑮郎士元:《关羽祠送高员外还荆州》,《全唐诗》卷248,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782页。
- ⑯郭松义:《论明清时期的关帝崇拜》,《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
- ⑰吴仰贤:《小匏庵三钞》引,转引自赵杏根前揭书,第283页。
- ⑱⑲⑳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B·RIFTIN(李福清):《关帝传说与关帝信仰——关帝研究的新探索》,1997年“海峡两岸关帝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未刊稿)。
- ㉑参见郭松义前揭文,第129页;刘永华前揭文,第79页。
- ㉒㉓参见郭松义前揭文,第131~132、133页。

作者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副教授 责任编辑 慕 牧